瀛寰志略/序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跋

瀛寰志略
序
作者：鹿澤長
1848年

序

天下有道，守在四彝。王者不勤遠略，而德意所涵濡，威靈所震攝，類皆有囊括區夏，甄鑄堙垓之勢。故《禹貢》紀要荒，《周官》有職方氏之掌，東南置侯，西北置尉。至於王母呈圖，鬼方效順，凡夫乾坤之所開，陰陽之所接，九夷八蠻之國，如在幕庭。蓋自羲軒以迄姬周之盛，鮮不由此。我國家金甌鞏奠，淳風鬯洽，罔有內外，悉主悉臣，幅員之廣，超古軼今。其已隸典屬，奉正朔，歲時貢獻，修職而來者，固已駢蹄接踵，摩肩延頸，歡忻奔走，相望於道矣。即至窮髮赤裸、燋齒臬瞷之國，負固匪茹，閒亦難馴，而德威所播，帖然就軌。由是海宇鏡清，飛艘雲集，表裏肅清，中外禔福，於鑠乎盛哉！洵建中之上儀，混一之隆軌也。中丞徐松龕先生，以淹雅之才，兼文武之略，文章經濟，炳燦一時，筮仕已來，徧歷海疆。近開府七閩，時天子方有事於柔遠，倚先生爲長城，畀以東南重任。先生沈毅靜鎮，又推誠待物，宣揚仁風，恩威並濟，遠人安之，相與婆娑嘔吟，鼓腋而笑。時古大秦所分諸國，悉遣渠酋，航海梯山，翕然麕至。先生撫綏之暇，每咨訪其形勢，得所謂地毬圖，並泰西人所繪各國地圖，暨東南海島諸國，山川風土物產習尚，與夫古今沿革變遷之故，瞭如指掌。又考訂古籍，箸爲之說，此《瀛寰志略》一書所由作也。且夫四裔之荒，非查客所能周歷也；重譯之遙，非章亥所能盡履也。六幕之大，四維之廣，非局踡一隅，執管測蠡者所能臆度也。是故傳十賚之文鄉，不離夫連石；探九梯之穴國，尚限於挹婁。寸覩咫聞，非所以邳張乾樞，楪貫塋紐

也。夷考《山海經》所傳，怪奇悄恍，荒誕而難憑。至穆天子乘八駿馬，周游八極，而瑤華所載，疆索不詳。降及逸史方言，權輿於《爾雅》，濫觴於《稗海》。其書亦往往行於世，而言人人殊，徵實則繆。若先生以淵淵著作之材，精心考證，麟麟炳炳，足以補《廣雅》、《廣記》所未逮。他日藏之祕府，頒在學官，備軺車之咨采，佐史窾之蒐稽，振古饕奇之士，饋餉靡窮。而於國家撫馭之策，控制之方，實有裨益。緝熙帝圖，潤色鴻業，此物此志也。夫豈第遠搜僻壤，博采叢書，侈捃摭之富，夸聞見之奇已哉！澤不敏，曩嘗監司浙東，歷沿海諸郡邑。近復奉檄來閩，因得從先生之後，勷理通商事務。時與泰西諸國人相往來，亦欲有所采擇，成一家之言，而才有未逮，靡所取裁。觀先生此書，躊躇滿志，不翅遺我以測土之圭，授我以縮地之術。班孟堅云：「博我皇道，宏我漢京。」方茲褊矣。昔在成周之世，越裳來貢，周公作指南車，以歸其使。他日有策日影而至者，即以此書爲指南之式也可。謹書其沿起，而爲之序。

道光二十八年，歲次戊申，秋七月，福山鹿澤長謹序